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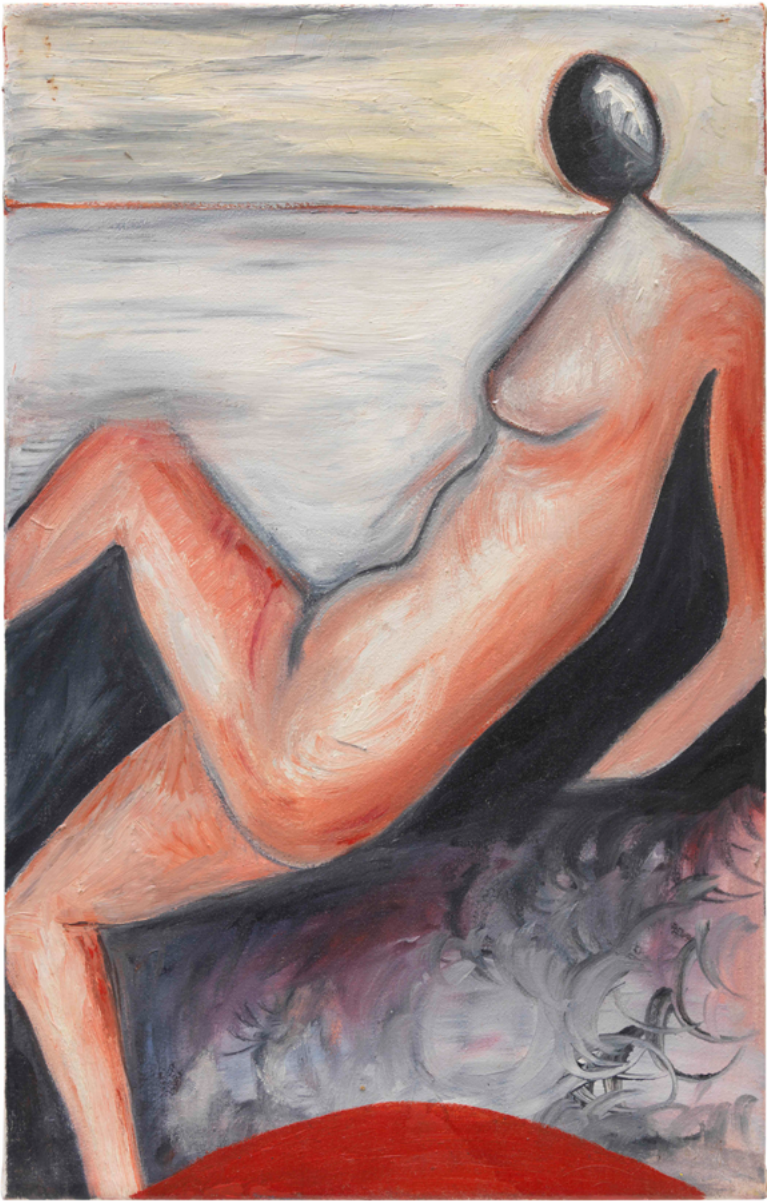
尤塔·柯特尔，《克鲁塞瓦》(Croisset)，1985，布面油画，35.5 cm x 35.5 cm
致谢Lévy Gorvy and Galerie Buchholz © Jutta Koether

尤塔·柯特尔： 在 **场域** 内作画

编 / 者 / 按

德国艺术家尤塔·柯特尔 (Jutta Koether) 的最新展览“4 the Team” (四合一) 于2020年2月至4月在厉为阁 (Lévy Gorvy) 纽约举行，新展展出了艺术家职业生涯早期 (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) 的作品及一系列全新画作。柯特尔1958年生于德国科隆，曾是德国音乐和文化杂志Spex的编辑，目前在柏林和纽约两地工作。她的创作灵感多来源于朋克音乐，作品中往往融合了音乐、写作、表演等元素。柯特尔曾提出在一个“场域”

内 (site-specific) 作画，以打通绘画和其他当代艺术形式及学科的联系。美国艺术评论人玛莎·施文德纳 (Martha Schwendener) 曾写道：“尤塔·柯特尔在她的画中化身疯狂的艺术史家，向普桑、马奈、塞尚等人致敬，且只有她以一种调皮的、后朋克的方式在做，让人想起先锋作家凯西·阿克思 (Kathy Acker) 及与柯特尔时有合作的金·戈顿 (Kim Gordon, 编者注：美国摇滚乐队Sonic Youth主唱兼贝斯手)。”



尤塔·柯特尔，《无题》(Untitled)，1984，布面油画，55 cm x 35 cm
致谢Lévy Gorvy and Galerie Buchholz © Jutta Koether

作为柯特尔早期代表作，《无题》和《克鲁塞瓦》强调的是颜料的物质性，表现出一种对身体的隐喻。厚涂颜料、皮肤色调和破碎的女体，刻意的原始画风和热烈的红色，营造了一种空间压抑感。

《秘密啜饮》系列是柯特尔早年在科隆创作的作品，画中展现了一些极富个人色彩的、特定大小的形状，可以看出艺术家对某些物品和形状的迷恋，也记录了柯特尔对现代主义及当时画坛的主流话语——新表现主义——的标准叙述所做的一些探索。比如在这两幅画作中，她尝试“啜饮”秘密的边缘的传统。纤维状的线条自不规则方形中延伸出来，垂挂着，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游移，配合鲜红的色调，仿佛把画布变成了身体的场域。

“

一个人在同时进行绘画和演出时，是在完成一项无法保持完全客观视角的任务，因为你自己也沉浸其中——毕竟，这是一种身体体验，因而对艺术的客观性也会产生怀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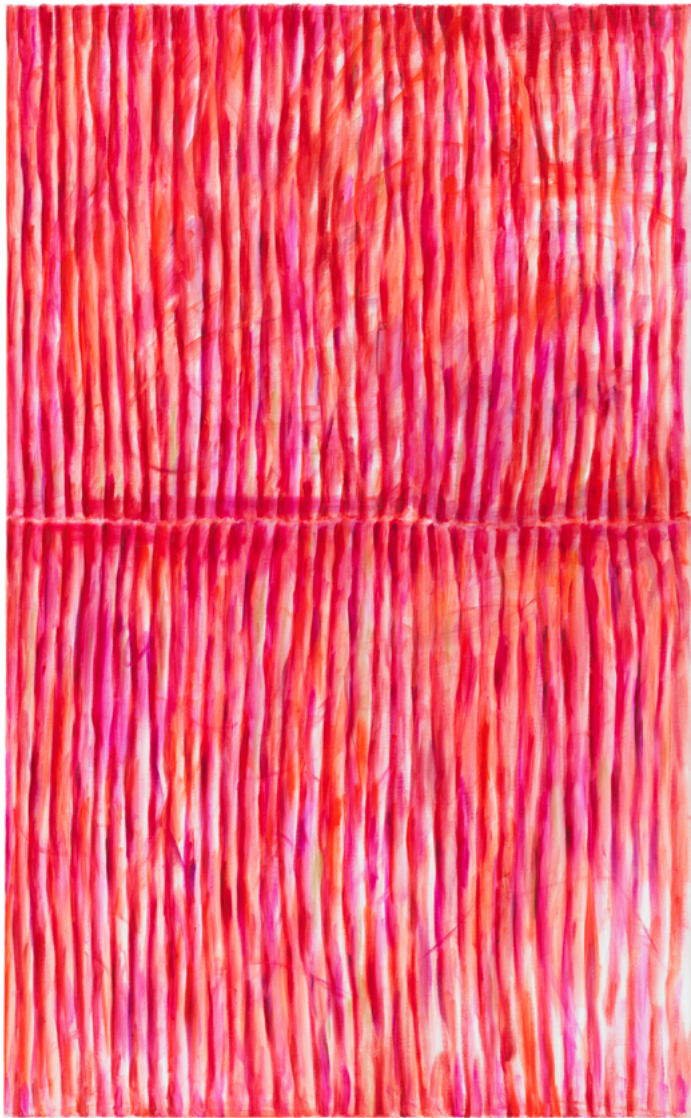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尤塔·柯特尔



尤塔·柯特尔，《秘密啜饮》系列之一 (Some Esoteric Sipping)，1986，布面油画，40 cm x 30 cm
致谢Lévy Gorvy and Galerie Buchholz © Jutta Koether



尤塔·柯特尔，《秘密啜饮》系列之二 (Some Esoteric Sipping)，1986，布面油画，40 cm x 30 cm
致谢Lévy Gorvy and Galerie Buchholz © Jutta Koether



尤塔·柯特爾，《持3》(Holding 3)，2019，布面油畫，130 cm x 80 cm
© Jutta Koether

以红色帘状图形构成的《持》系列，其标题Holding似和德语词Haltung有一种神秘的联系。Haltung意为“姿态”，也指一种绝对专注的状态。柯特爾的红帘象征着一层“膜”，既将她隔离，又使文化环境中的影响得以渗透进来并在她的创作中留下痕迹。这一理念灵感源自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(Katherine Mansfield)，其有关色调、形状和感觉的阐述深深影响了柯特爾。



尤塔·柯特爾，《柯特爾式的(四合一)》{Koethered (4 the team)}, 2019，布面油畫，200 cm x 150 cm
© Jutta Koether

这幅与展览同名的作品，在展厅和博伊斯(Joseph Beuys)的引言“开明社会的火炬无法自举”(The torch of open society does not carry itself)及艺术家摘自奔驰广告的广告语“4 the team”一同展示。这些语句正好切中了柯特爾的创作核心，即把绘画视作一种社会媒介——晦涩又日常的集体意识的产物。

“

我也常常问自己：为什么我会被这个主题吸引？是什么让我把视线转向它，
同时不与我的当下存在相矛盾？

我发现所有一切都是以记忆文化（或所谓“记忆模式”）在呈现，

且永远无法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状态——不仅在知识层面，

在视觉层面亦是如此，

比如所有重置、重新讨论、重新制定和重温的过程……所以说每一幅绘画都是重置某种模式的行为。

——尤塔·柯特爾



尤塔·柯特尔，《新男人》（*Neuer Mann*），2019，
布面油画，340 cm x 210 cm
© Jutta Koether

“

我完全“抛弃”了德国文化圈，
并逐渐生发出一种叛逆的结构意识，
以避免如今依旧主导着艺术界和学术界的父权范式。

——尤塔·柯特尔

柯特尔的《新男人》传递的是联结艺术与生命的先锋艺术的概念。画作描绘了两具男体，一具被丝带萦绕着在空间中翻滚；一具直立着，左手手指朝上指——这一神秘手势也曾出现在达·芬奇的画中，似在暗示一种以手写心的思考方式。而在画中，艺术家还注入了其他意象：比如纷乱的思绪和身体。直立的男体还怀抱着一棵棕榈树——可能暗喻着耶稣或新生。



尤塔·柯特尔，《安可》（*Encore*），2019，布面油画，210 cm x 340 cm
© Jutta Koether

作品描绘了一个环形剧场里的女性形象，面向台下由抽象的点彩组成的观众，舒展双臂仿佛在指挥她的音乐，左右手各执一支画笔，被她握在手中的蝴蝶结丝带则蜿蜒伸向身后的空间，将她的身体和剧场联结在了一起。画中，音乐与绘画两种艺术形式似是融为了一体，表达着超越语言的丰富寓意和情感。

（本专题图片及部分文字资料由厉为阁提供，部分文字参考自2016年MIT Press Journal对艺术家的采访，黄婷婷译）